

袁本良 / 著



人生当自在 何必利名牵  
守拙不趋巧 该方怎斫圆  
一心期向善 万事忌求全  
悟得此中意 融融俯仰间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守拙斋 随笔

袁本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守拙斋随笔 / 袁本良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21-13756-2

I. ①守… II. ①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7778号

|       |                                                   |
|-------|---------------------------------------------------|
| 书 名   | 守拙斋随笔                                             |
| 著 者   | 袁本良                                               |
| 出 版 人 | 苏 桦                                               |
| 选题策划  | 黄 冰                                               |
| 责任编辑  | 黄 冰 杨 礼                                           |
| 书名题签  | 戴明贤                                               |
| 封面设计  | 丹 丽                                               |
| 装帧设计  | 杨 洋                                               |
| 出版发行  |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br>贵州出版集团大楼（邮编:550081） |
| 印 刷   |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X1092mm 16开                                    |
| 印 张   | 29.5                                              |
| 字 数   | 410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06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7年06月第1版                                       |
| 书 号   | ISBN 978-7-221-13756-2                            |
| 定 价   | 5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守拙斋随笔》序

戴明贤

本良的语言学专著已出版多种，诗词也出过两集，唯此外的长短文字一直任其散置，成为友人们不时议论的话题。现在见到了沉甸甸的一摞校稿，惊喜之情不言而喻。

我们两家是两辈人的交情。他尊翁世昌先生于我是父执辈，我小时候天天见到他：在洋灯下旁听他向店员们讲三国演义、曾文正公家书，圈评临仿；我把“刘玄德初领徐州牧”念成了“徐州收”，得他莞尔纠正；连平生喝的第一杯白酒也是从他手里接过来的。本良长兄本忠和我是玩伴；长姊素芬是高班学姐。本良是老幺，比我小得多，数十年后始得晤面，却结成胜似手足的情谊，时常奇文同赏疑义共析；多次与一帮同心乡友把臂漫游、持杯闲话，更是老来千金难求的赏心乐事。

本良自号守拙斋，守的是什么拙？他正直孤洁，拙于钻营，拙于躁进，拙于攫取，拙于蝇营狗苟；把精力倾注于读书治学、授业育人、纵览山水、吟诗填词。他守的其实是老子的“大巧若拙”。世间无数小巧者，在名缰利索的圈套里机关算尽，丑态出尽，到头来算笔总账，毕竟是得少失多。

我知道本良用网络写下了很多长短文章，也读过一些打印件；但这部书稿篇幅之多，质量之高，仍令我惊喜不已。这些文章平实而风规自远、广博而不激不厉，信息量大，可读性强。

本良秉诗人之善感气质，敏感细致；饱读诗书典籍，腹笥广博；受严格的治学训练，思维缜密；又洞悉世事，理性清明。各种因素的融冶，造成他文与人的高度统一。书中思亲怀友之作，语近而情深。那篇回忆父母的《我的伯伯婶婶》，一缕浹髓沦肌的孺慕思绪如持茧抽丝，绵绵无尽；我读初稿时，几次止不住堕泪。忆念乐光彦、王镓诸师友的诗文，都透出至性至情。说山道水，则自然与人文结合无间，厚重而隽永，《盘江观桥》和《东林旧迹感怀》都是好例。评诗论词，自应有体制格律的理性知识，但更须有敏锐的艺术感觉，才能拈出三昧，不至于隔靴搔痒；本良既是出色的诗人，又是资深的古汉语教授，写这种文字如庖丁之解牛。书中评朱自清、微波楼、乐砚翁等老诗人之作及散见它篇的许多有关诗词的见解，真知灼见比比皆是；散见于文中的他自己的诗，从中可以窥见他诗词上的才华和功力（本良的山水诗词又多又好，情景交融，一派天人合一气象，遥接王孟之遗绪，我常据以为蜗居神游之具。唯不入本书，有待《我在白云边》诗集的问世）。写《语林杂俎》一类知识性小品，在本良更可谓游刃有余，涉笔成趣。我弄小说散文，对家乡的民谚熟语极感兴趣，但疏懒不喜语法理论；而本良把语法写得饶有趣味（诸如《骑马字》《白字二议》等篇），让我边读边笑。《称名与称字》《说“尔”“汝”》等篇，涉及小说、影视、报刊文章中许多常见的错误。至今我儿子仍在收到“向贵家父（或‘乃父’）问好”之类的短信；一些总体还算认真的古装影视剧中，“学优而仕”的官员把自己家称为“府上”；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举不胜举。这类文章，固然是说也白说，但白说也得说；都不说，“令尊”真要禅位“贵家父”了。

本良此集话题非常广泛，引例之多更是惊人。范围从四库典籍到中外杂著，从诗词散文到小说戏剧，从书面到网络，从市井行话到麻将术语，甚至有美国科幻恐怖电影，令我“大跌眼镜”！他是攻语言的，我是弄文艺的，他那座城对我固若金汤，寸步莫入；我这片阵地却被他全覆盖了。

本书后记说：“我素来拙于写散文随笔一类的文字。本书名以‘随笔’，实在是因为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名称。收入本书的文章，不唯内容芜杂，文字亦嫌

伧陋，难副‘随笔’这一雅名。不过，‘随笔’一语，在现代人所习用指散文中一种颇为灵巧优美的文学体裁之外，还有一个出自前人的‘随意笔录’之义。”我要借东坡两句诗以驳之：“书须瘦硬方通神，此语不公吾不从。”本书题材和文体固然多种多样，但都统驭于作者清明深远的人文情怀，读了并无杂乱不谐之感；并且觉得正是这本题材丰富、体裁多样的集子，充分展示了本良学者兼诗人、善思兼善文的优长；与专著和诗词相辅相成，更多面、立体、鲜活地让读者见到了守拙斋主“这个人”。即以“灵巧优美”为标尺，亦足以副之。信手举《闲话闲话》为例：

说起“闲话”，自然想到朱自清先生所说：

只有闲谈，以消遣为主，方可以算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说话。人们是不甘静默的，爱说话是天性，不爱说话的人究竟是很少的。人们一辈子说的话，总计起来，大约还是闲话多，废话多；正经话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撩天儿》）

朱先生此语，不仅说明了什么是闲话，而且说明了闲话于人之不可或缺。

闲话既以消遣为目的，所以得先有闲情逸致。的确，三五至亲好友，或“席拥飞花落絮”，或“炉烹白雪清冰”，随着兴之所至，你一言我一语，悠闲自在地“撩”（又写作“聊”）起“天儿”来（当今北京时髦的称呼是“侃大山”，犹川话“摆龙门阵”，此间则谓“吹牛”），未始不可算为人生一种乐事——要知道，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这种胡侃海吹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只是这样的闲话不仅要人闲，首先更得心闲；也就是说，心里头不能搁着事儿。如果食米告罄，等着买粮下锅；银行催款，愁着生意难做；子女毕业，想着托人找门子安排工作——有如此种种念头在琢磨，必然会影响闲话的消遣情趣。

闲话参与者的身份和品性是最重要的。按朱先生的意见，地位差不多，职业相近的人聚会，话题便容易找些；若是其中夹上了地位相殊或职业不近

的人，那么除了真正意义上的“撩天儿”（即说说天气）之外，便难以找到其他“共赏”或“同情”的话题。天气自然什么的，人人都可以谈；然而交际双方如果仅有天气可谈，便只是彻彻底底的“寒暄”（天冷啦，天热啦），还算不上够资格的“闲话”。“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种世故人的口吻（鲁迅《立论》）在闲话中是用不上的，它反倒常常出现在一些正正经经的场合。由此可见，无拘无束、洒脱自如的闲话，必须在互相了解品性并有共同志趣的前提下才会得以实现。如果心性儿不同，甚至互有猜忌，那便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提防犹恐不及，怎敢打开话匣子天南地北地“神聊”？

闲话只为消遣，并无明确的功利目的——正因为没有功利目的，人们也才需要它。试想人生如事事皆有功利目的，那该会活得多累。然而，闲话却应该是有益的，它有利于丰富生活，调节身心，有时也有利于增长知识，增进友谊。闲话虽然以海阔天空、散漫不拘为常，但话题谈资也还有个格调和品味的问题。闲话的内容自然以于社会于人生有积极意义者为好；最低限度也该于己无损于人无害。所以，张长李短之类的“说闲话”，不属我们这里所说闲话的范畴。我们所说的闲话应该有助于调节生命而不是为了浪费生命。如果只是“招邀一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花费一些不明不白的冤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废话”（钱锺书语，大意如此），那么此类“闲话”还是少来为妙。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本文标题可以有两种句法结构的理解：一种，前一个“闲话”是动词性的，后一个则是名词，两者搁一块儿是一个述宾结构，是将“闲话”这种现象拿来闲话一番的意思；另一种呢，前后两个“闲话”都是名词，加起来是一个定中结构，意思是关于闲话的闲话。

一个标题也有这么些说道，你会说，这真是闲得没事儿干的“闲话”了。

一篇“千字文”，说了“闲话”的方方面面，引了三位大学者和两位古人的妙语，几处地方话中对“闲话”的不同叫法，最后以一句幽默的自嘲结束。这

还不“灵巧优美”么？充实之谓美，质朴之谓美，睿智之谓美，有味之谓美。美哉本良！

我很佩服本良这位老弟：作为学者，他多种语言学专著成为本学科的必读书；作为诗人，他锦心绣口，佳作如林；作为教师，他以人格和学养赢得众多学生的敬爱；作为随笔作家，则令读者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干什么都当行出色，非常人所能企望。

拉杂写来，聊表乐见《守拙斋随笔》出版的喜慰，浅陋不足以观，妙处难与君说。请读原文，领略知识与见识齐飞，文品与人品一色之妙境。

最后交代一事：书中有不少齿及我的文字，皆因厚爱而过誉；读者幸勿当真，以免如旅游者被误导，天价买了赝品。

丁酉雨水后一日稿

# 目录

## 《守拙斋随笔》序（戴明贤）

### 卷一【故里流光】

|     |           |
|-----|-----------|
| 002 | 我的伯伯婶婶    |
| 010 | 姐姐        |
| 017 | 四哥        |
| 022 | 故宅梦忆      |
| 030 | 蒋衙街，鸡笼街   |
| 035 | 我的几位语文老师  |
| 041 | 牵情最是师生缘   |
| 050 | 娄湖记忆      |
| 053 | 我与中小学语文教学 |
| 059 | 安顺访老记     |

## 卷二【山川履迹】

- |     |         |
|-----|---------|
| 066 | 回望拉萨    |
| 071 | 东林旧迹感怀  |
| 076 | 情系湛江    |
| 083 | 湛江诸岛记   |
| 091 | 盘江观桥    |
| 096 | 亲历二十四道拐 |

## 卷三【师友追怀】

- |     |             |
|-----|-------------|
| 102 | 碧海青天凝望眼     |
| 107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 111 | 云山邈邈水泱泱     |
| 117 | 先生此一去，萧萧绝俗尘 |
| 122 | 永久的思念       |
| 127 | 新翻锦瑟成追忆     |
| 131 | 悼砚翁         |
| 135 | 清影未遐 涛声依旧   |
| 139 | 迟到的追挽       |
| 142 | 怀念鸿儒        |

#### 卷四【文苑漫谭】

- |     |             |
|-----|-------------|
| 150 | 我观适斋诗       |
| 161 | 微波楼上起风骚     |
| 165 | 乐砚翁其人其诗     |
| 175 | 毕生有事唯歌唱     |
| 180 | 鸿飞万里，窅窅其鸣   |
| 184 | 宜将直笔写人生     |
| 189 | 生命和心灵的绿窗    |
| 195 | 不负苍天留夕照     |
| 199 | 一体两面的《子午山孩》 |
| 206 | 书写真实的自我     |
| 210 | 关于《绿梦》取譬的随感 |
| 216 |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
| 232 | 裁瀑濡潭书狂草     |
| 239 | 诗联千套证奇缘     |

#### 卷五【语林杂俎】

- |     |     |
|-----|-----|
| 254 | 说馒头 |
| 256 | 说方言 |
| 258 | 说藏头 |
| 260 | 切脚字 |
| 262 | 骑马字 |

|     |                 |
|-----|-----------------|
| 264 | 说“州”“洲”         |
| 266 | 说“尔”“汝”         |
| 269 | 白字二议            |
| 272 | 学会说话            |
| 274 | 语境别义            |
| 280 | 曲解生趣            |
| 284 | 曲解种种            |
| 288 | 拟误成趣            |
| 292 | 麻将语言            |
| 294 | 姓的得失            |
| 296 | 同名同姓            |
| 299 | 同音的利弊           |
| 303 | 舌头与语言           |
| 306 | 您；你；尔           |
| 308 | 茄子？辣子？柿子？       |
| 311 | 贵州话的“眉眼”        |
| 314 | 从“蹦蹦”到“拜的”      |
| 316 | “杜撰”与“胡说”       |
| 318 | “跟跟”和“有有”       |
| 321 | “军嫂”和“空嫂”       |
| 324 | “弄潮”与“涅槃”       |
| 326 | “木樨肉”和“都人忌骂”    |
| 329 | “天上人间”和“闲人上天”   |
| 333 | 《施氏食狮史》与《鹞御鱼于淤》 |
| 336 | 还从“太”字论短长       |

- 339 孔明改赋  
341 称名还是称字  
343 曹操的“操”如何读  
345 “丈人”“丈母”及其他

## 卷六【书窗琐语】

- 348 明师出高徒  
350 读书的境界  
352 炉火纯青的幽默  
354 闲话闲话  
356 刻意吟诗岛贺涛  
358 述事如述人  
360 “茶叶”二题  
364 性定咬得菜根香  
366 戒癖杂感  
368 笑对人生的“渔家傲”  
371 寿康先生印象  
373 我所知道的俞敏先生  
376 为王镓先生贺寿  
379 三绝寄深意，双清仰直躬  
384 二句三年写，适斋垂意深  
387 借得浩然气，吟成绝世篇  
390 景语与情语  
392 戴叔伦的《过三闾庙》

|     |           |
|-----|-----------|
| 394 | 七夕读范成大诗   |
| 396 | 茱萸、菊酒及落帽风 |
| 400 | 旗亭赌唱      |

## 卷七【拙斋序跋】

|     |                                |
|-----|--------------------------------|
| 404 | 拙说<br>——《守拙斋诗稿》自序              |
| 407 | 《守拙斋诗稿》后记                      |
| 411 | 《守拙斋诗稿二集》跋                     |
| 415 | 山水如梦幻，我在白云边<br>——行旅诗集《我在白云边》后记 |
| 423 | 老树春深更著花<br>——《二十世纪诗词注评》跋       |
| 432 | 应忻老干发新枝<br>——《新枝集》序            |
| 441 | 继承、借鉴和创造<br>——《金钟诗稿第三辑》序       |
| 448 | 金声玉振，十载辉煌<br>——《金钟诗稿特辑》序       |

## 卷一【故里流光】

---

## 我的伯伯婶婶

先父袁世昌，名鸿猷，以字行。清光绪十二年（西历一八八六年）丙戌十月初五日出生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仁沱场，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己亥年四月二十八）卒于贵州安顺，享年七十二岁。

先母梁华，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庚戌腊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贵州郎岱县岩脚，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丁卯年五月初九）卒于安顺，享年七十六岁。

父亲先世在当地本来是殷实之家，太祖父时家中多有房屋、田地和山林。祖父辈有兄弟数人，祖父居长。祖父膝下一儿一女，即父亲和他的姐姐。父亲年幼之时即遭逢家中变故，祖父母先后弃养，姐弟二人孤露无依。所以，分家之时长房名下所得的田土就交由三叔祖代为经营，并议定由三叔祖抚养父亲和姑母至成人。詎料三叔祖狭吝不仁，并不善待至亲的侄儿侄女。父亲仅读过两年私塾即被迫辍学，外出帮工乞活。据父亲说，当时他才十三岁，各地辗转，备尝劳苦艰辛，多少积攒下来一点钱就要带回家去，逢年过节还要给姐姐买布缝衣服，自己却饱受冻馁之苦，“一件棉袄穿得像门板一样硬”。后来父亲到了自贡的自流井，先是在盐井当苦力做活路，后来被盐号收为学徒，从数小钱开始，学习写字记账算账。及至成立，父亲由川辗转入黔，先后在安顺的恒丰裕、同德等商号谋职，从学员做到店员，也做过分庄经理和账房先生。

父亲早年颠沛流离，所以成家较晚。元配妻子龙氏为川籍女子，性情颇为

刚烈，又因婚后多年未有生育，害怕父亲会“讨小”，难免生出褊狭之心，竟然吞食鸦片自尽，葬于安顺南水关外凤凰山下。其时父亲已年届四十，膝下尚无子嗣。两年后经人介绍提亲，娶得岩脚梁树清之女续弦，就是我的母亲。据说父亲先找人将母亲及外公外婆全家从岩脚接来安顺，暂住同知巷（后称大同路），另在蒋衙街租一住宅（即后来建国路民办幼儿园处）以为新房，依旧俗迎娶成婚。过门时母亲十八岁，婚后三年，相继生育二子，便是我的大哥福安和二哥荣安。大概是一九三一年，父亲到遵义分庄任职，家人随行。不想在此期间大哥二哥忽患传染性痢疾，其时由于军阀混战，缺医少药，短短半月之内，两位哥哥不幸相继夭亡。父亲四十岁后方才得子，这件事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后来母亲生下三姐树芬（后改素芬），同时又抱养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姨太太私生的男孩，取名树芳。两个孩子大小相仿佛，请了奶妈一起喂养。一九三五年，父亲带家人回到安顺。不久因为奶妈不慎失火点燃蚊帐，孩子惊吓致病，男孩树芳不幸夭折。有了这些变故，父母亲对孩子的抚养更加小心。特意将大姐树芬拜寄了一位女尼，取名“佛保”，帽上钉上金佛字，以求平安。一年之后四哥本忠出生，这个时候父亲已经年届五十。多年来的不测事况，不由使他心生郁抑，认为是自己命中注定难以养活子嗣。母亲也害怕再有无妄之虞，于是故意给四哥打了耳洞，戴上耳环，当作女儿抚养。又特意让子女以“伯伯”“婶婶”称呼父母，希望这种称谓上的疏隔可以保得后代的平安。我自出生后就叫父母亲为“伯伯”“婶婶”。小时不明就里，对自己跟别人家的称呼不同未免觉得奇怪。长大后明白了其中缘由，不由为父母这种善良而又无奈的用心深深感动。

父亲自谓命硬难以延嗣，这样的想法未必有什么道理，但我和四哥长大的过程中确实都经历了一点厄难。据说四哥小的时候突发急病，已经奄奄一息，被停放在大床前面的踏脚条凳上，后来侥幸转危为安。此事过去曾听母亲说起，但详情我已经回忆不起。我则是在四五岁时因吃了一坨糍粑引起肠梗阻，十多日不能排便，高烧，水米不进。父母亲请来安顺最有名的西医陈知生先生，每天喂药打针，又灌了几次肠，均不能奏效。又请中医邓德光先生来看，说已无